

文史资料选辑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1

文 史 资 料 选 辑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第 十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 部 发 行

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济南

文史资料选辑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

第十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350×1168毫米32开本 6.75印张 2插页148千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书号 11099·224 定价 0.69 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山东辛亥革命之经过	孙丹林 (1)
山东独立前后	夏莲居 (20)
即墨、高密、诸城独立之回忆	王麟阁 (55)
辛亥山东独立记	王墨仙 (60)
辛亥革命对我的影响	范予遂 (67)
辛亥革命烟台起义亲历记	崔士杰 (71)
辛亥革命光复烟台、荣成的回忆	张济人 (84)
吕子人谈辛亥革命	(90)
我所知道的丁惟汾	丁基实 (101)
王金铭与滦州起义	王华岑 (120)
邱绍尹在辛亥革命前后	邱应龙 邱应平 (135)
隋理堂与诸城辛亥革命	隋灵璧 (140)

寿光、广饶辛亥革命人物事略

..... 赵东甫 (147)

文登辛亥革命人物事略 赵泮馨 (151)

辛亥革命在胶东 樊崧甫 (153)

辛亥革命在烟台 孙春园 宋玉娥 (158)

烟台举义纪略 曹承虔 (177)

沪军北伐先锋队 吴景南 (179)

闽军北伐支援胶东光复纪略 杜 伟 (183)

回忆孙中山先生灵柩奉安于

南京中山陵 王玉襄 (186)

济南“宜春轩”、“万顺恒”惨案

..... 瑛 华 (188)

附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

山东部分文件 (191)

山东辛亥革命之经过

孙 丹 林

一九〇四年秋冬之交，我考入山东大学。翌年暑假，开登州同乡会于济南泺源书院旧址师范学堂丁佛言宿舍小楼上。徐镜心（字子鉴）适自日本留学归来，亦预斯会。值丁佛言为他人书联，洵徐撰语为：“事到万难须放胆，理当两可且平心。”临行，徐问我寓所，我告以西门外杆石桥大学堂邹字一号，徐执手寒暄，云于翌日访晤。三五日后，徐惠然临存。我留午餐，渠濒行之际，留书三册。一为白浪滔天（宫崎寅藏）所撰之《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为章士钊所编之《黄帝魂》，一为巴县邹容所著之《革命军》。

一九〇七年六月，徐又自东京归国，访我于杆石桥学堂。当时，适值清廷派学部侍郎清锐到山东查学，新提学使者为连甲，卸任学台为载昌（三人均为满洲籍）同到学堂会齐。徐闻之不禁发指，厉我指余曰：“君不能溅血于五步之内，以祛此满奴异种耶！”我惊闻，急掩其口曰：“何孟浪如是！岂不知事机不密则害成？吾赤手空拳，曷堪任此？轻举僨事，谈何容易！”徐曰：“君以为我看事太易，我以君身家观念太重，遇事畏难苟安。史坚如以一粒炸弹炸粤督德寿于广州省辕；吴樾炸五大臣于正阳门车站。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有为者亦若是！”

君手无缚鸡之力，果能于立谈之顷，致此三满奴之死命于山东大学堂，亦已足矣。君果有斯胆略，我立即赠君以六轮手枪以藏此事。”吾曰：“堂上尚有七旬老母，室中有周岁小女，怀中有弥月婴儿，家无隔宿之粮，即专诸、聂政亦不免顾虑身后。即去此三人，在满奴中不过沧海一粟、九牛一毛，于国事亦何补耶？吾固一身是胆，其奈力不从心何？”徐曰：“青山不老，绿水长存。君果有志，后会有期。”一言未毕，而三人自宿舍前甬道经过大客厅，联步前进。载昌脑后之花翎，忽而坠地。徐旁观笑曰：“此不祥之兆，满洲王气黯然销矣！君努力前途，好自为之！吾辈分工合作，有志竟成。”徐兴辞后，仍返东京。

不久，孙中山先生特派徐镜心、丁鼎巨（字惟汾）为山东同盟会支部主盟。徐衔命回国拜访山东莱州沙河富绅邱丕振，求其资助巨款。徐与邱同留学日本，为旧相识。邱丕振世居莱州沙河珍珠疃，其父兄以商业起家，发起山东麦草帽辫出口巴拿马赛会，得有特奖，作为海外贸易，以此致富。徐镜心谒其尊人，晓以大义曰：“清室权贵，招权纳贿，国已不国，必致外人瓜分之祸。国若不存，家产何有？尊府拥有厚资，曷不毁家纾难，组织革命基础。此乃不世之功，于公于私两有裨益。”其乃翁曰：“吾有十子，两人务农，四人业商，余四子交君领导提携。”并立即捐资两万元。徐欣然允诺，介绍邱丕振与其八弟殿武、九弟子厚、十弟绍尹，加入同盟会为会员。徐并联络高密刘冠三，组织相州中学。走访栖霞大地主谢鸿焘，集资募捐，在山东烟台西郊通绅冈创办一东牟公学，延聘同盟会分子分担教员，提倡青年革命。当时湘人胡瑛担任汉文；登州孙嘏臣教授英文；牟平邹秉绶教授科学；湖北唐鼎臣担任武术、

体操；高密邱抡章、李廷璧担任其它学科。功课整齐，颇为一时称颂。是年适值安庆徐锡铭刺杀皖抚恩铭，浙江秋瑾狱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该公学颇受影响。暑假胡瑛还乡，为鄂督逮捕下狱，邹秉绶畏祸辞职，赴德留学。谢鸿焘因夫人马素真女士慕秋瑾之为人，改名秋仪，亦畏祸敛迹稍避。其他教员亦多避嫌，裹足不前。此时我在山东大学毕业。正值清室停办科举，学堂十八班班长以要求奖励功名不遂，全堂罢班。我事先闻悉，先期请假，归籍省亲，未受处分。十八班班长被开除后，学堂亦入停顿状态。徐镜心闻此消息，极力向谢鸿焘揄扬，延聘我继胡瑛为汉文教员，并兼授代数、几何。两月辞归。

一九〇八年，清末礼部左侍郎王锡蕃编修，因康党革职还乡，开办烟台渔业公司，附设水产学堂。王籍隶黄县，与徐为同乡，托徐聘我为该校汉文教员，兼授科学。斯时，各省革命潮流风起云涌，东牟公学校长谢鸿焘，以经费支绌，爰组织一图书仪器公司。复因账目纠葛，不理众口辞出，交孙嘏臣接办。该公学早已无形停顿矣。

武昌起义后，响应几遍全国，惟山东消息寂然。幸而徐子鉴由日本东京联络丁佛言、侯雪舫、曲卓新等归国，在济南联络夏溥斋、杨毓泗、庄心如、王丕煦、于晋源、刘冠三等士绅多人，运动谘议局迫令巡抚孙宝琦山东独立，与各省取一致步骤，与清廷断绝关系。乃袁世凯以山东密迩京畿，关系綦重，设有异动，则畿辅摇动，多方恐吓压迫孙宝琦取消独立。自九月二十一日山东独立后，至十月七日即取消独立，屈指不及二十天。始而派余则达代理山东巡抚，继而发表张广建继任山东巡抚，吴炳湘为山东巡警道，聂宪藩为山东盐运使。镇压逮捕民党几无虚日，威吓刑讯无所不用其极。若刘蒲塘、丛瑄珠、

刘鉴澄、李宪棠、孙宗廉等相继牺牲者，不知凡几。民党人士皆畏避不敢露面，独徐镜心再接再厉冒险奔走，四出运动。

袁世凯深知登州地方重要，特派叶长盛为登莱青镇守使；并派新军协统张树元以一旅驻扎莱州；又派皖军孙熙泽为登州府知府；徐世昌之弟徐世光为烟台兵备道；舞凤兵舰舰长王传炯率舞凤舰游弋校巡渤海湾。此时徐镜心已密示孙嘏臣在烟台相机起事矣。

孙自接办谢鸿焄之图书仪器公司，已亏累不堪，正在无法交代股东之际，接徐密函，绝处逢生，乃组织革命工作。当时烟台西山炮台有防营旧军一营，东山有新军警卫军一营。孙乃联络警卫军管带虞克昌（际唐），复串通防营统领董保泰之内弟宫树德劫持董保泰，并结合英领事署秘书倪显庭、天主教徒王耀东、《渤海日报》主笔丁训初、尚志学校校长杨哲甫、太古船行之吴仲芬、杨德盛、张子龄等人，密谋起事。事先我毫无所闻。

于济南取消独立之翌日拂晓，突闻烟台大街鼓角齐鸣，警卫军排队游行，步武整齐。商会通知各商店皆插白旗，并约到道尹公署开群众大会。我偕水产学校校长丁凯亭到公署，已济济多人，到其后楼上，目睹一榻横陈，皆言午夜枪声一响，徐道尹已携妻而逃，尽室以行。而董保泰统领被其妻弟宫树德以手枪劫持，迫令全营缴械矣。到会者绅、商、学而外，有警卫军管带虞克昌、舞凤舰长王传炯。传炯辞锋甚利，先以国语演说，继以英语演说。大致谓推翻君主专制，促成民主共和，颇合当时潮流，群众鼓掌，公推王传炯为革命军烟台总司令，虞克昌为副司令，孙嘏臣为外交处长。并约同倪显庭等通知烟台山各国领事。当时法国领事署文案刘俊成、德国领事署吕耀章

均参与赞助革命。王耀东、宫树德、杨德威、张子龄、丁训初等，皆一一分担任务。

开会甫毕，我行至南鸿街、兴隆街之际，突有四人在路旁向我举手行军礼，脱帽立正。我细视乃我之学生，皆腕缠白徽章，盖有烟台军政府朱印。此四生一名相进明，一名吴廷章，皆十四五岁，为水产学堂初中学生；一名姜德茂，一名杨人振，不过十二三岁，为水产高小学生。我深为诧异。翌日凌晨，渠等到学堂上课，我问其经过情形。渠曰：“前二日王老师嘱我等于该日晚十时后到西圩外会齐，有要事嘱托。我等按时而至，王、孙皆先到，在板棚下等候。即派我两人到街里商店抬两桶煤油放于板棚下，彼将洋油桶用铁锥锥两小孔，将煤油遍洒于板棚及小货摊之草屋上。另派姜、杨两生挈鞭炮多种，并放置洋铁桶内（鞭炮及铁桶皆王、孙预先备好），约于将近十一时后一律燃着，烟焰冲天，四周火起。爆竹声中，西山炮台统领董保泰已被其内戚宫树德以手枪挟持下令缴械投降矣。”彼所谓王老师者即王耀东（水产学堂小学教员）。少顷王耀东亦来学堂上课，我问其事经过，渠云：“事前并无组织，亦无同谋机关，仅临时孙秃子（因孙嘏臣早剪发辮，烟埠皆呼之为孙秃子）招集三五人到图书仪器公司密谈分派工作；起事时亦赤手空拳，只姜德茂有勃勒宁手枪一支，宫树德有旧式手枪一支，王耀东有猎枪一支，余人皆无枪械，不过徒手呐喊而已。”

当晚十时后，孙嘏臣一人到水产学堂约我与丁校长参加军政府工作。丁以孙嘏臣于图书仪器公司亏款，信用扫地，口碑不佳，婉辞谢绝。孙对我言曰：“君为同盟会同志，革命急先锋，与徐子鉴为多年老友，此次革命侥幸成功，前途正远，在在需人，君曷不参加军政府工作，再接再厉，以底于成。”吾

曰：“君等既先我著鞭，我亦图异军突起，分工合作，亦步亦趋。若必于此时参加军政府，斯乃如史记毛遂传所谓因人成事者也。不亦羞当世之士耶。陈涉、吴广垆上辍耕，而刘邦崛起泗上，项羽发难江东，鸚雀安知鸿鹄志哉！时机不远，请君拭目俟之。”

旧历十月初十日，乃萱堂七旬晋五祝嘏良辰，吾亟谋归省膝下，承菽水之欢，乃于先一日买舟返里。适值日轮二十一号共同丸开往登州，我即束装登舟。当晚八时，抵登州。十时上岸进城，时已戒严。及吾抵家，吾妻告吾曰：“昨日西街华提士药房，派其店员送信云：有一姓徐者，新自辽东来登，约汝明早到该药房晤面。”我知此乃因烟台革命成功，我函告大连一切，徐接我函，即乘船来登。徐住华提士药房，亦经我事先关照该药房经理柳仲乘（柳名延辂，字仲乘）。

凌晨，我到华提士药房后屋，徐尚未起床，拥衾向我拉手，首先问我：“汝介绍柳加入同盟会，此人革命思想可靠否？”吾曰：“彼剪发辮为官府所忌；而且自治会冬防队彼皆可左右，凡登州头脑稍新者，皆与彼有来往；借药房为秘密机关以掩人耳目，亦最合条件。不过此人利禄薰心，吾等未举事之前决无意外泄漏。迨成功之后，予以利益，以偿其欲足矣。至于建设大局，又当别论也。”徐起床后对我曰：“君今早来此甚好，请君先介绍柳加入同盟会，履行入会手续。”徐即开其皮匣，取出同盟会入会盟书，命柳亲自填写。我介绍拉手申誓。

事毕，我与徐即辞柳出门，至北门城楼。徐曰：“君约吾来此，将何以教我？”我曰：“海内滔滔，全国廿省已非满清所有，满奴命运告终即在目前。独我山东独立不及两旬，即取消独立。袁世凯别有异志，变本加厉，包藏祸心，负隅作困兽

之斗。满奴余孽若荫昌、铁良、良弼、锡良等，兵权在握，摧残民党，祸乱无已。革命前途，尚未可乐观。君为山东主盟，而此时无所建白，无以对圣贤桑梓父母之邦。鄙意孙中山先生厚望于君者，即此时也。区区不才，愿尽缚鸡之力，以仔肩此万钧之重任，为袁贼当头一棒。因袁昔为山东巡抚多年，且对登州尤熟悉，彼以为烟台乌合儿戏，且有王传炯、虞克昌虚与委蛇，无关轻重。山东有叶长盛、张树元、张广建、吴炳湘、孙熙泽等爪牙，皆强健分子，民党皆畏之如虎，莫敢撖其锋。山东无事，直隶即不敢动，北都小朝廷可以高枕无忧。倘吾等于东海一隅异军独起，不啻晴天霹雷，手足无措。非推倒君主，宣布共和不可也。”徐曰：“当从何下手？”吾曰：“登州险要，自明季即为重镇，故袁崇焕经营辽东，特与毛文龙扼守登州，以为犄角之势。戚继光创修水城，建筑炮台于丹崖山侧天桥口外。甲午之战，日寇取威海，先以海军袭登州。均有所见而出此。我意取登州，必先据水城。取水城，必先袭水师营。取水师营必先劫水师统领王步青（王字正堂，东昌府人）。区区不敏，愿以利刃搯其胸，或以手枪指其首，迅令全体缴械，则大事定矣。城内首富宋庆，为清末军务大臣，家中藏有枪支。君家黄县，富绅巨室，商店林立，不难筹款。先下登州，则黄县、莱州传檄而定。辽东为食粮仓库天府，以作后盾，旅顺、大连、貔口、海城仅一衣带水，号召关外健儿，振臂一呼，咄嗟立至，何忧于募兵筹饷耶！鄙意如斯。君若同意，吾当执鞭附骥，死生以之。”徐曰：“君胸中有甲兵，仍需君为我运筹部署。今日回药房与柳仲乘密谈方略，进行举事，事不宜迟。”谈毕，时已晚七八时矣。

回华提士药房，徐满斟两盏辽阳白酒，对我与柳曰：“预

祝两君为我部署革命成功也！”我曰：“此事有最要紧之先决问题数则，若不先解决，则全盘将无法着手进行。一，水域码头尖探于海内，有钢炮一尊，必须有胆略者，夜间先占炮台。否则，船上虽有千军万马，不敢冒险登陆。二，海边滩浅，轮船不能靠岸，非预备舢板小驳船接济，不能登陆。三，教场演武厅后边海滩上搭有席棚窝铺，内有兵士一排，昼夜持枪看守，若不先将窝棚兵士缴械，则一夫当关，万夫难过。以上三者办妥，则枪劫水师营统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矣。”登州濒海沙城下，向来有舢板窝铺准备，夜间有轮船来往，立时接应登陆：所有舢板及驳船，向为基督教徒及天主教徒所霸占，两教争持械斗，酿出人命亦所不惜。后为耶稣教徒孙景春弟兄三人所独占。此三人住丹崖山下，义气深重。我托柳仲乘立派店员将孙家三雄召至药房，介绍于徐后，吾即耳语密告三人以原委。三人皆血性男儿，深明大义，立即了解，并申誓入盟。我与柳介绍其加入同盟会，徐并勉以坚守秘密，不避艰险。吾家附近有一基督徒辛少伯者，年方强壮，颇有胆略，视官府如草芥，吾立即介绍其加入同盟会，彼誓言推翻君主，改建民国，慷慨担任深夜占据炮台之任。因彼有至亲住水城，夜间抢占炮台甚就近也。吾曰：“孙氏昆仲及辛君少伯如负责任，则窝铺缴械及劫持水师营统领我自当之。”徐曰：“君一人如何能当此重任？”吾曰：“吾自有强有力之助手，临时君自知之。”徐曰：“请柳君询问何日有开赴大连之轮船？吾立即赴连筹备饷械，及号召关外绿林健儿。汝等多介绍革命人士，加入同盟，俟吾有电到登，孙君必须严密布置妥当，立赴大连分头行事。”时一九一二年一月五日，适有日轮龙平丸开赴大连，徐即搭乘启行。当时徐以孙熙泽机警伪诈，终为后患，由大连先以函警告恫吓，

劝其赞助革命。渠畏惧，不安于位，乃潜逃赴济南，一去不复返。

徐离登赴连后，我每日到华提士药房与柳仲乘力谋发展。介绍冬防队长陈渤侠，前水师营教练陈子超，大学学生陈命简、王如曾、宋寅宾、陈命扬、孙尹平、姜伯铭、刘国璋等，中学学生张宗乔、沙树椿等，电报生高子宾及商人辛甄甫、宫立轩、刘鸿宾（刘为烟台商人，担任外柜职务）等人入会，以为后来之用。诸同志每日常在华提士药房聚会，密谋举事。我于一月十日接徐镜心自大连来电，嘱我迅速赴连，我乃召集诸同志会议，布置起义。与众约定我到大连后，部署妥当即拍电至登，诸人得电立照计划行事。电报用隐语：何日由连出发，以韵目为记，何时登陆，以赵钱孙李为记；军队，以眷属为记，少数曰眷，过千人曰全眷。举事计划：在我登陆前，先由陈命简、陈命扬兄弟夜间到南城上割断电报线；由高子宾及陈奇标之子两电生监视电报局长刘祥荪；辛少伯当夜带人占据天桥口码头尖炮台；由陈伯夏偕同陈子超、辛甄甫等率冬防队值赴县公署，看管清知县王荇臣；柳仲乘则接管自治会。至于大连起义军队到达如何登陆，如何进攻水师营，则由我担任临时分派。并已嘱柳仲乘预先购买白细布，以为作白旗及臂章徽号之用。我并预备四言布告，遍贴城里关外，以张声势。十一日下午三时刘雁宾匆促跑到我家，告我有日轮龙平丸由龙口开来，一小时内即开往大连。我急奔赴海岸上船。

船到大连，徐镜心早在码头迎接。下船坐马车到浪速町日本御下宿，徐即介绍我与邱丕振握手。并电召关外绿林头目，来者六七人，皆彪形大汉。立即每人发亮壳手枪一支。徐告我入夜再谈进行步骤，旋匆匆出门去，深夜方归。徐偕一少年壮

士，进门与我介绍，此人名郑天楚，号林双，乃广东十字军北伐队队长。徐言渠自广东带一队来，皆自带新式快枪，甘愿充我卫队，参加北伐，皆青年学生有志之士。徐云：“我此次到此不及旬日，做事不少。关于饷械皆有眉目，营口连成基、山东邱丕振及湖北刘艺舟皆帮助款项。通过日友仓谷桑铭由旅顺购来快枪七百余支。起义队伍也发展很多。刘艺舟即演唱新戏之艺员刘木铎，亦同盟会员，慨然捐助巨款，自武汉来此，并能号召绿林豪客数千人。此辈平日皆受过官吏压制，所以皆有反抗政府、倾向革命的精神。并且不计名利，咸守纪律，实堪钦佩。现在饷械两者均有办法，俟旅顺之枪一二日即可运到，君等即可率关东健儿遄返登州进攻水师营。革命成功，赖此一举。”我与徐议进攻步骤，为避人耳目，预防泄漏机密，决定伪装分批赴登。托郑天楚将我的发辫剪去，出门买一便帽。乃遇见我二甥陶子方，随我到浪速町御下宿。少顷，徐归，我乃向徐介绍我甥陶子方，并言明与我同庚同学，曾营商失败，欲改图参加革命。此人有勇无谋，但人尚可靠。徐即命其申誓写盟书加入同盟，并发给手枪，命其随我身旁行事。

我于十三日拍电柳仲乘。电文为：“登州华提士药房柳仲乘。全眷到，孙。”电文之“孙”即暗示夜三时起义军即可到登。时旅顺枪械已运到。徐镜心托日友仓谷桑铭购买日本在大连之宪兵警察官吏，对乔扮客商之起义军暗中放行。

十四日午后，我与邱丕振、刘雁宾、陶子方、宫立轩五人即搭龙平丸先行。龙平丸乃日本之定期邮船。徐镜心率队伍，乘包租日轮十九号永田丸后行。在租用十九号永田丸时，伪言开赴烟台，途中徐镜心与郑天楚执手枪登舵楼威逼船长，勒令开赴登州。此轮因事先购买，揭关时并未留难队伍。行李中皆

藏有武器，至是众人皆取出武器，少数日人只有俯首听命。我与邱丕振等五人乘龙平丸，海程迅速超过永田丸，蓬莱阁灯塔已遥遥在望，时夜四时也。远望永田丸已从后追随赶到。天甫破晓，码头尖炮台山白旗飘扬，知己归我掌握，登州城垣垛口隐约可见。船已靠岸，距陆地尚有一二里，水浅不能再进，舢板已应时而紧靠大船。孙氏兄弟三人皆腕缠白徽章，扶登舢板。我告以共五人先登，嘱渠分扶下舢板，跳水背负上岸，不再容一人登陆。

我等五人登岸后，直趋海边窝铺。我首先进窝铺内，见有兵士六人，各枕快枪一支酣睡，鼻息如雷。我以足触醒靠窝铺口一人，厉声云：“吾等乃革命前驱先行，尚有大队三千人在后面，第二只船即蝉联登陆，汝等若敢抗拒，先以手枪制汝死命。如赞成革命，即速举手缴械。”彼一人即令余五人齐举手缴枪。我即命孙景春兄弟三人，将六支快枪捆送彼之窝铺内，并在窝铺口持枪看管六人，不放外出，以免泄漏。

枪甫收毕，徐镜心已率大队约千余人蜂拥而前。我告徐君，请先派一队人随我登水城劫水师营。徐即派张队长约带五六十人随我出发。登州水城东北隅靠海最近，码头尖炮台下有木梯（约两丈高，可两人并肩而上），原备运进水城食粮及煤炭之用。吾等五人即率队循梯而上。跑进水师营，并未见有站岗兵士。我进其北厢客厅，即见王统领自内室战栗而出。彼俯首听命，当即下令，全部缴械投降。抢占炮台之辛少伯君此时亦到水师营，我因彼对水域情形熟悉，请其偕同张队长驻守水城看管王步青。我五人出水师营自北门进大城，城里已遍插白旗。行至北街，突见有三兵士，持快枪进路东小饭馆内，我五人直进小饭馆逼令缴械。斯时徐镜心率大队齐至，我等将三兵士及

三快枪交彼收执。徐曰：“我等均至府衙门会齐可也。”时十五日上午九时。

当时柳仲乘等咸已内应起事，府衙门及电报局、自治会均为我军接收。大街小巷间有零星防营兵士，皆随时自动缴械。街衢墙壁皆贴我所撰之四言布告。至此全城收复。

徐镜心等皆至西门内府衙，旋召集大家议事。徐向我介绍某人为连都督成基，某人为刘外交部长艺舟。我闻此称谓，大为诧异。稍得暇，向徐询颠末。徐曰：“在大连临行开会时，吾侦知刘艺舟有领袖欲，与吾意见相左。吾恐妨害革命前进，乃以都督一职推让连成基。连为营口巨绅，捐助公益最多，累世办慈善事业，乡望夙孚，且东北绿林豪杰亦皆钦仰。吾任总务部长，刘任外交部长，此吾不得已之苦衷，君不必多疑。吾等革命虽然成功，然饷械两缺；大敌当前，余孽未净，鲁难未已；君为起义首功，应尽力筹集饷械，以竟全功，贯彻始终，勿萌退志。吾闻宋庆家藏枪械、金银，闻君与宋家有葭莩之谊，应向其家取饷械，事不宜迟。”我乃率民军一排迳到宋家，其帐房总管为石子珍，与吾亦有戚谊。石子珍初尚迟疑，有袒护宋家意。吾言革命党大义灭亲，决不瞻徇情面，汝若阻碍，于汝不利。彼乃跑进上房三五次，始允开窖起枪。乃自地窖抬出十余木箱，取出快枪六七十支，五十两元宝二十锭，皆送交府衙收存。时十五日午前十二时也。

午后二时，在府衙开会议定：登州军政府设考院内，其组织如下：山东都督连成基，兼总司令；总务部长徐镜心；外交部长刘艺舟，副部长崔景山；财政部长宋赓廷，副部长刘雨屏（登州义丰和银号财东）；民政部长王荅臣（清蓬莱知县），副部长蒋洁章（王之幕友）；司法部长柳仲乘。大众推我为总